

加批 王鳳洲
袁了凡 先生
網鑑合纂



增詳加批忠史綱鑑補卷二十一

宋

陳水 司馬光 通鑑 明 琅珊 王世貞 考亭 朱熹 綱目 趙田 袁黃 編纂

後學 崇川

袁俊德潤身 甫 閱 葉震小涵 校

唐紀

●高宗皇帝 諱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母長孫皇后無忌妹永乾廢無忌力勸太宗立之治在東宮七年初封晉王後立為皇太子

●唐成永徽元年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上召朝集使班外入朝與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

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書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辨冤臨所

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因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弘泰已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事安有貞觀之遺風

●以褚遂良為同州刺史 監察御史章思謙劾奏遂良 遂良受遺輔政固當正身格君當容買地以自活顧命大臣非有大過立

太子三年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

●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王皇后無子其舅柳爽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

●十一月王泰卒 泰乃冠同儲位之以前書開府五衛屬而此書其 泰王泰乃冠同儲位之以前書開府五衛屬而此書其

●癸丑四年二月散騎常侍房道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 遂殺刺王元景 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初房道愛之於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

恣甚與浮圖辯機僧之等數人私通事覺遂逐便掖展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道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崇崇武謀奉別王元景為主以舉事謀洩

於是道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與偕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 恪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尚初太宗欲立恪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無忌欲因事

誅之恪且死萬曰長孫無忌福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滅族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道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盡無忌及褚遂

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餐

●袁了凡曰 唐宰相多世家或父子相繼居大位或累數世而顯或逐終唐之世不復載諸世系表表可見獨房杜姚宋一代皆相其後乃皆不振房杜

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 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開淑妃之寵武氏巧思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皇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

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由是有廢立之志 書武氏志始也貞書太宗才 人而高宗之勃德不可掩矣

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高宗以恩始於高宗及愛保全

刺史 遂良知進而不知退

政 永徽有貞觀之遺風

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無忌 忠貞同德輔

唐 忠貞同德輔

日 忠貞同德輔

唐 忠貞同德輔

唐 忠貞同德輔

唐 忠貞同德輔

仁貴登祝大呼

聖王不恃天命

唐太宗有功臣

高宗不能詳其

瓦為必不渴

蕭鎬真諫議

祖宗為之法

以無忌子三人為

朝服大夫

無忌對以他路

大臣以義正君

以義行儉為西州

李仙傳疾不入

皇后名太子

佳兒佳婦

尹遂昌曰按太子於貞觀十一年書以武氏為夫人距太宗之終十有三年則武氏在宮中十三年侍太宗矣當高宗為太子入侍之時見而悅之已種於地有侍而終不能改也斯有執心之法論之其去楊廣僅一聞耳時楊地改後浸忘之一旦忽見可破此心勃然而生蓋其不善之念猶殷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則高宗上承父祖之業而武氏之禍亂之禍子孫禍滅幾盡自古淫污內亂之事未有不忘國敗家者又於是年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即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是死乎登門祝門之上橫木大呼以擊宮內上遽出乘高儀而水入殿殿澤溺三千餘人按唐書帝曰賴卿以書云三月立昭儀而閏四月大水夜入殿免始知有忠臣也殿澤溺三千餘人女寵之戒昭昭矣

六月恒州大水○澤溺五千餘家

胡致堂曰謂治亂非天數耶則周秦二世漢宋陽九隋唐中唐李涪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耶則高宗正殿事周公代元兄宣王側身於行早不為父之應不誣也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療疾雖有死徵而必盡其生也唐太宗有功臣在人無一世即忘之理哉天於高宗再三誡告使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殿殿雖父之詔子諱諱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祖既視之深然大

臣亦無以惡懼者告其君者臣天固欲中微唐室知何人謂之忽不知天意之昭也

十月築長安外郭○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憂薨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主宗廟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惡絕言路遂赦之○上書出政遇申開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

引駕盧文操盜衣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曰文操情實難原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使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范華陽曰以高宗之闇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貽厥孫謀太宗之謂也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訐后寵遂衰淑妃猶本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陽與伴通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過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綰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朝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范華陽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高宗欲判諸無忌使之從己無忌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高宗之謀高宗無足識焉唐昭宗之學也

乙卯六年八月以裴行儉為西州長史西州屬焉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密結遠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九月賊情遂良為潭州都督○上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南梧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宮中既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力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太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服所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逐良直躬殿階

其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苦於殿階解叩頭流血曰遂陛下下分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貶往康中太言曰何不撲殺此獠遂投殺而擊殺之嫌言先文音西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甯不敢言韓瑗因問奏事泣涕極諫上疏曰姐已傾敗矣誠哉國母賢前代常與賢不謂今日廢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且問之曰朕欲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士意遂良泣訴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取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者貶儀令左右以開貶遂良為潭州都督為長州府屬湖廣道○其後韓瑗上疏為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也遂良死遂良不能任嗣君之興而且斯神鬼之詐誠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胡致堂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賢勣之由其罪薄矣太

增訂歷史綱鑑補
卷三

綱丁巳二年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是時李義府當國承望皇后之意請隔日視事使之得以專意房帷之樂也

胡致堂曰
父有

戊午年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刺史兼義府為普州刺史○臣李義府有寵於上言官無厭責官當當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

由是有隙於上上兩貴之後我府降名流倚門李我府以貪盲且黷胡不書以罪貶蓋龍而用之者高宗之私也枉正倫無罪亦劍書貶何哉工倫

○**鄧** **雲州**刺史**稽遂良**卒 遂良其不與於西

己未四年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黑州安置。○**宣武**后以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于士道中，立一不言亦不悅會人，告太子洗馬

李方罪較許詠宗與辛相軋之敬宗因誅李方欲與無忌譚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道虔譚反之元舅復執將若之何朕決不

加丹於無忌諱帝曰漢之賢王也其罪薄殆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爲非今無忌謫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

又更遠則曰爲變生月用性相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召呂言無忌官爲黑州安置帝之特遣其家八縣屬四川重慶府

國六月丙子朔壬戌。太師餽師於子。子去。甲寅朔。子遣使告。其書不終。以年。是計。已。以。后。於。弟。一。等。主。饋。

國事五千人之用發五生也為金書廢何

上初苦眩目不能見物奏事或使皇后代之至月數歲許又奏事許后由是始委以政事雖與人主

卷一百一十五 書本有皇后決事者武氏之威

辛酉龍朔元年徙路王賢爲沛王○賢字叔善屬文○物字君爲博陵持諸王蘭雖功戲爲機閣王雞文○機刑反○上見之怒曰此乃文譖之軌

子姪人等

高宗之斤斤物是矣
然於國雖作微知為
明角敵自導以予聞
之端明於此而聞於
彼非敵而何然此猶
其失德之小者耳
三謂定天山
宋濟善處元

武人何能如是
仁顧美節制而能
推賢
二仁可謂君子
畫一法不以親疎
異制

畫一不教之教
審案厥后此何等事
宜有左右之奔告尚
不能禁而可謂成者
高宗蓋縮受制庸懦
不大至此又豈持失
臣之讓所能於其忌
哉

中外二聖
大臣不可無學謂其
能明于古今得失資
考鏡而後致澤耳若
學究而後致澤耳若
事何足為重且古今
事物繁賾不知亦復
何損故宗儒儒儒聞
之祖又微然以大臣
自居心術不端饒臣
事豈不自知其可鄙
耳

三老皆因事有補
高宗過於忌之失
萬一有警

勅出沛府奏 後勅作勝王閣序都督曰天才也張說
審評其文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
士戊二年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目鐵勒九姓聞仁泰至最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
降軍中數之曰將軍三謂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宋濟死之○目時宋濟將兵拒虜謂其眾曰吾父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赴敵而死

胡致堂曰 補遠至庭州上表自陳陳策之功受遺之命日蠟錄命已陛下下哀憐君子悲之亦嫌其哀而志壯也宋濟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
處之難使無思而知此則能從事武氏矣矣遠而如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癸亥三年九月能津總管孫仁師攻百濟拔之○目初劉仁願劉仁軌平百濟詔仁軌鎮百濟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所奏事皆合機宜卿本武人
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為也上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之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素節制而能推賢豈可謂君子矣

甲子麟德元年卯公李協坐賊賜死○目李協為魏州刺史坐賊賜死有司奏李協父叔良死王事不可絕其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
百姓雖太子亦不赦也李協竟自盡於第

胡致堂曰 高宗昏懦肆恣棄太宗之法如婦孺靡然而於李協之賊雖守畫一如此何哉且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而其言及於太子他日東宮連
見廢殺則畫一不救之教也

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道祥罷免○目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
制不勝其忿上官儀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命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事太子忠憤俱後於

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仗勝與謀逆儀下獄及仗勝皆死賜忠死予流所右相劉道祥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眾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
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乙丑二年五月行麟德曆 李福風以戊寅子相步凌珠乃增
損對婢皇極曆更損麟德曆行之

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目上至濮陽聞左右言德玄濮陽謂之帝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顯預居此故謂之帝

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矣

書張人 壽張人張公藝元世同居齊陽唐宣表其門上過書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其居之故公藝書乃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之練帛

丁南湖曰 高宗受制武豐其為忍字所誤甚矣故公藝之忍過與之合但公藝家法必以嚴清忍故能同居九世苟如高宗之忍幾何其不敗且亡哉

胡致堂曰 新城三老敬漢高以君臣之大義空闕三老恬武帝以父子之情湖中三老猶能解王尊被劫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
不苛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矣張公藝又以忍勸之故知其朴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

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怨焉耳

網 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網 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

唐紀 高宗皇帝 三 上海富強齋公校

舉不遇學以人才不
可以私嫌廢也異式
為推臣廢大殺人通
人其才尚足為用
乎仁軌不念舊惡似
妄從而處之是陳
于學以臣人站司元
之職所云以人事君
者安在為所譏實
不足以折其罪
仁軌矯枉過正
高宗不使齊賢
籍田之禮未幾
自皆已矣安得悉仿
自問懷德至五推九
拒以下讓別等差即
拒以先亦自有其
限制宜以天子而
下行卿大夫之事若
由此處加則三公將
起而糾諸人將亦
日亦不給高宗之失
能多矣榜此虛名豈
能救其責乎
富政出房性老臣謀
富政之時而以退賢
侍臣可謂不稱其本
願其始安期拒城之
說大義無幾能之是
尚有延指實意乎然
高宗朝似此君臣之
間正色探詢史職頗
多此皆相太宗與房
樛輩議論故無實能
除而高宗亦安能推
其大德哉
縣達指樛實有定考
乃以容色之問房為
改注直書文獻字耳
如此雖六朝惡習而
不其盡毀之甚晚
政體者所不取也
高宗深諫之易
高宗深諫之易

綱李義府卒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義府安插發病卒自盡唐書李義府人也
綱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自初仁軌為給事中按舉正義事李義府怨之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還程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吳式往約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乃憂無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寔之無所逃命若使自引決以快聖人聽所未見式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殺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憑觴告之曰仁軌若念曠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應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綱劉道祥卒子齊賢齊賢為方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史與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錦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錦者邪
綱胡致堂曰人主雖有嗜欲會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重不能拒廣其明耳高宗既知齊賢方正不使捕錦亦不能求其謀賊善者不用邪公之道也
綱丁卯二年正月耕藉田自有司進耒耜加以珮飾上問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綱夏六月以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百藥張文權趙仁榮並同三品上屢書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諂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傳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邪上深以為然
綱戊辰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太官書五車五星在車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主天子五兵
綱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其暴滅
綱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自時薛仁貴乘勝將攻高麗拔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平其地賈言思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持軍嚴整高麗忠果有謀略思何力沈毅能斷然
綱風夜小心奉公愛國臣莫及李勣也

綱己巳二年二月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嘗為內外官有一官督連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各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意亦無愧詞文改曰龍拳不驚考中上
綱時滑南尉劉延祐弱冠政事為畿縣軍事勣謂曰足下春秋甫過遂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綱三月詔幸涼州不果行詔以十月幸涼州議者多以為不宜上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巡視遠俗若其不可何面陳而退有後言邪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寇尚多西邊兵亦未息龍右戶口彫弊舉與所至伊億百端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行

綱范華陽曰高宗溺於所愛不顧禮法雖元舅順命之臣以先帝遺言事之雖手其不可拔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乎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於細行亦不免陷於大惡也

李勣為將而不
可為相
李勣居伊周之地

房杜事君以忠
李勣通其子孫何
如勣以房杜為戒

李勣一官喪邦
李勣不能自
有術焚燒

大將用兵殺人

李勣與楊素同科
問蘇東坡氏謂李
靖李勣為唐腹心
之病何如

法
長行檢奏定錄注

人唐清明在斯傳聞
大臣以主發還不大
以彰舉能依格以勣

足為用人聚眾之法
唐因諸史曾及之至
唐之身言者判錄李

充逐末而忘其本戶
非其親猶為未備
取士以德行為先

問唐選法取人以
身言事判何如

冬十一月李勣卒。上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范華陽曰：甚矣李勣之佞也。范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厚誼，無諫可為，特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李勣廢後，謂其弟弼曰：我居杜平生，生動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薄廢無餘，吾有此子，孫謹察視之，其有失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撻殺。反言擊也，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范華陽曰：房杜事君以忠，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免，偏下幸矣。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者已者矣。又子不肖，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宣所以為訓乎。

勣勸為將，有謀善圖，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反所向克，臨事還將之，皆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閉門雍睦，而嚴其妒害，勣已為僕射，親為之資，風回變其鬚髮，如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為無人使令也。願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養，窮其可得乎？勣書謂人：我十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不快意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殺人，卒謚貞武，孫敬業嗣。

尹遂富曰：勣在兩朝，謂其勳業治與衛公郭公諸人等，今科目獨削其官，遂至與清楊素同科，素有廢立儲君之罪，勣有廢立中閭之罪，故其書法若蘇東坡曰：勣是皆深貶而誅之也。不然而以勣之功勳，勣可少些。蘇東坡曰：勣是皆深貶而誅之也。不然而以勣之功勳，勣可少些。

蘇東坡曰：勣是皆深貶而誅之也。不然而以勣之功勳，勣可少些。蘇東坡曰：勣是皆深貶而誅之也。不然而以勣之功勳，勣可少些。

立武后朝，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后之獨貴，及廢楊唐，至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為腹心之病大矣。

定錄注：法。勣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權設長名姓歷榜引錄注之法。又足州縣升降，官實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唐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辯正，三計資量愛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一試而銓察其身言，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嚴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告身按唐選集志：親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兩字曰吏部告身之印，始自唐時，李勣也。自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選書以檢勣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服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取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魏曹子建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丘文莊曰：唐錄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為切用，蓋非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豈能為也？但其用辨體語為拘耳，若其於失之字，予以貌取人，失之于形，況字銓衡者，皆中人之才哉。

庚午歲，正月，劉仁軌致仕。二月，許敬宗致仕。

二月，皇后以旱請遜位，不許。曾平慈史問監補。卷二十一。唐紀。高宗皇帝。上海富強齋公校。

何曾既忠且孝
故宗志在不違於
宗

聖賢無負許氏
刑文偉直士
卿則自有伶官

東明西明
二王當相製讓
道誠非眾人所及

處俊之言至忠
北門學士
聖祖弘之奏請我

陽宣威二公主出降
洵仁厚之至矣第時
方母后還主宜曲為
感德徐侯轉彩堂上
關於君父致胸中后
之志亦有自取之咎
云

春秋義存褒貶
天子願定他經
此春秋所崇
至德操難語
威福者人主之柄
解事使射
時人稱其長者
文雖嚴正

壬申三年八月許敬宗卒○自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嘗奏流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據謚法名與實爽曰親請以謚之敬宗孫彦伯諡謚敬宗博士王福時曰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饒敬宗忠孝不違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饒無負許氏矣○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敏曰過而能改曰恭謂謚曰恭詔從之

綱以邢文偉為右史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太子弘掌按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御酌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相擬伶官樂官也臣若奉命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練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綱甲戌上元元年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皇后兄元爽之子也

綱秋八月帝稱天皇太后稱天后

綱九月大酺○上御鸞翔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雅王賢主東明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力而致致射御以爭勝按漢孔融四歲時遇少志趣未定當相製讓果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懼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遽止之

乙亥二年三月天后祀先蠶○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肅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蕡之等使之撰立女傳等書時帝令參決表奏以分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按唐書處俊貞約素臨事敢言自東政在帝前議論諸請必傳義琰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或后雖忌之以其孫無忌不能害

綱四月太子弘薨○太子弘幼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掩飾一節而已嘗受春秋至商臣事殷書而數日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他故特以表誦誦旨嗚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誹訕之罪弘之謂安太子之職問安視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憫母后事尤當遵養時時以絕疑忌之前而輕用其智不自疑難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如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於此乎遂將而見賊每

綱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肅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立同三品○仁軌至德更日受牒許仁軌常以美官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諾未嘗與奪實有完結者蓋為泰嶽由是時輿望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而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射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因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端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丙子儀鳳元年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時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謀反昭陵相富隆召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

以仁傑為侍御史
延唐以秋仁傑為
侍御史謝表
直隸古以秋仁
一相故三特
差見釋之一人
北斗以南一
帝紀十不遺
直拓分均出後為
仁義

素節者忠孝論
天子任而直官四夷
獨期其信豈復知有
天日邪勿比之上六
四比之无百孔子以
為无所各高乎謂

敦元代時即有言
之敗使非黑齒常之
乘夜取城其無餘衆
還如州人知人之言
固執古之為宗備知
仁執未時時舉明知
敬元非將帥才扶嫌
推收狗私怨而不怕
國事精明太義者當
如是乎

貴軍國之初切
鏡殿
仁執驚趨下殿
四壁數天子

四臨羽皇太子其
已名古今最盛吉田
遊歷之秋仁傑為侍
備之拘牽論九朝
齊以宋故據真乃
赴而南下

不殺則為不孝秋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過策紂則難過堯舜則易大至死而陛下則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為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罷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寮鄭崇實富便絕域崇實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吏問仁基請代行秋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仁基素與司馬至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胡致堂曰高宗於乃考帝紀十不遺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德伯執重於其重有安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為孝豈不猶盜路以袁了凡曰在願以父楊母老甘讓進士於疑以為其母榮今世士夫處僚友若淨梗相值無少顧念事利害僅毛髮以奉越人視其或構焉則報念及其父母此四公皆唐事而可以收頤俗救世而行之

九月詔王素即袁州安置○王素即堅嚴好學太后惡之以為申州刺史素即以久不得入觀者中孝論后見之誣以賊賄降封鄱陽王安置袁州

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於光順門○元旦百官朝后始此

夏五月幸九成宮○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

胡致堂曰高宗可謂針遞解級之君在告微宜得常規今乃感憂而舉此武氏奸殺氣之先至者也惟見微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九月辛敬立與吐蕃戰敗績○後唐為衛○上以吐蕃為憂起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士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後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強弱時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挑選用人類取將門子義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身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大言勇武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為賞格而無事實益由小才之吏不如大體從情勸勵庶幾倉庫不如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上善其言

康辰水隆元年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弘賢者武氏所出弘既既反賢又廢賢
辛巳開禧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劉仁執為太子少傅○時少府監裴匪舒為上造鏡殿上與仁執觀之仁執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通觀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臣上遠乞制之

七月徵處士田游巖為太子洗馬○田游巖居太山東封書幸其廬徵為洗馬無所規益辭以書多曰足下負巢由之峻即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璋儲漸染芝蘭且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下乃唯唯而無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奇乎游巖不能答
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子○上欲令開府置僚屬開府吏部即中王方慶對曰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裁作

太史記伊州
萬古開學家
綱目聖而如
光元

武氏魏神器已非
一朝廢立之謀因不
待中宗大台而後定
中宗嗣位日淺他務
未遑並欲官后父
且親視以天下與人
為親派明使偵諱其
父子皆聞如出一轍
而受制房惟之病亦
見端于此矣
裴家錄武氏立文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甲申朔聖元年 二月齊宗文明元年 正月立紀韋氏為皇后權后父玄貞為豫州刺史

劉仁濟曰 愚按太史公感懷詩曰昔張敞傳作王明紹聖封聖已如此繼體聖賢風厚聚賢凡向賦此晨司粗細一以望天極遂崇崇注壽祿祿臣

唐宗又按尹氏曰昔范氏祖禹修鑑取法春秋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通鑑則本之唐史列武氏於本紀即以光宅紀元自是蓋用武氏之號

今朱子綱目止曰聖紀年終武氏之號世者蓋中宗國之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至革命易姓無異莽莽所為號天下循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之

嗣聖而幽光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亂賊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耳愚讀朱子之詩與尹氏之言亦以王先生之所命為

命為尤信故敢狂悖而正之云耳 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 廢太孫重照為太子 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裴英圖事 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

中邪矣 懷恩曰 裴英圖意是太子太后廢中宗為廬陵王 廢改今改 繼於別所 豫王玄貞為皇帝 政事決於太后 唐睿宗於別殿 睿宗即豫王 不得有所持

胡致堂曰 世觀太宗之廢有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英也 裴英但知玄貞為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室遠慮以故革命唐幾之

綱九月甲寅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曰改元號光宅 旌幟皆從金色 見其改代唐之意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裴家錄防微杜漸

天下安危在茲一舉

敬業不能用恩
之末
元忠不待價而沽

帝在均州

綱目爲世高見

南牙宰相所往來

增訂用典新編 卷三

卷三

更自謀策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李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存亡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伐將軍將軍何辭以逃追捕之罪乎孝逸乃用元忠策先輕軍敬猷走之進擊敬業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孝逸追斬之

敬業苟能用魏溫之策直搗河洛專以匡復為志綱軍賊亦思義在唐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直為叛逆不亡何待

胡致堂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而謂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使教業而敗則武氏愈安元忠繫於唐至則時不令李遜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畧者永弘道之聞自晦而去上也至是鉅頭已見難乎其奏而懷之矣然位不高而寵祿沒有道以述述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哀了凡三李世勛不忠不義容易一言負人付託禍敗人國家亡類賦性老尚在耶嫩子敬業舉兵討武氏雖事蹶頓身然忠臣烈士何意近出其裔倡大義而蓋前愆勛可謂有子矣何樂謂除凶復宗之禍距勛死才十一年謂天之報施嗟夫使天報惡逆率以令子則世之子孫爲善不幸而罹禍者樂爲祖父不言之報耶而首鼠草間全軀保妻子之臣且反爲家之子子矣蓋何氏以惡前可也浸淫殆及於敬業不可也

乙酉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三月帝在均州書每歲自必書帝

晉書遂其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氏院廢中宗統綱目猶書帝者不于武氏之廢也每歲必書帝之所在者本春秋之法也或曰

秋固已明白至於書所在或恐疑為據王故不得不為之辨以告後之君子

按唐史臣沈既濟謂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君曰公出乾侯君雖

世海嚴書帝所在而武以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有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國不容有二號武后既革唐為周有周則無唐無

唐則無帝矣而帝與周同皆得無室餽予且是時武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抑虛武后未嘗明廢之也書帝在其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之矣況書昭公乃列國之君是時未有年號昭公難決于外季武國拍盃其位以待之不數別有所立也中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豫王為皇帝改元

文明矣曾未幾時武以自御正朝行人君事至於九月又改元尤尤焉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宗既廢之後別立君矣屢改元矣所謂兩聖之號
陸有再閱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於國中書唐字而於其下分書武以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於武氏

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於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

○唐之用名令

二月太后遷帝於房州今襄陽府廬陵縣

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應劭曰此蓋秦

胡致堂曰之用何也此為德宗所痛之而發非古今之通論也誠然

太后以儲懷義爲白馬寺主○三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賓而四禮謁武承嗣五田悅執懷義之禮以事之懷義多

聚無賴少年，厚爲餽，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昂屢以法繩之。懷義滿口，遂有毆之。死。太后詔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承禮表

請隨之庶不亂宮闈。蓋將不出後。蘇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受

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書太后以

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書太后以

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書太后以

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書太后以

帝在房州

開普寧門

撰書番羅織經

陝子昂諫開書

明快處其當武氏臨

學子為請讀非迂據直

前事後事之師

有山出於新盟

1

路

不經鳳閣鸞台

100

戒

繫之豈可令人從容

軍不當以人廢言乃

附元及正平府志

1

三月太后置銅匱受表奏。太后命鑄銅為匱。朝堂四壁鑿以方之青曰延恩。在東。丹曰。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時太后自條敬業之反。疑天下
 多圖。又自以久專國政。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如。今。告。有。告。密。者。則。不。次。除。臣。於是。告。密。者
 起。胡。人。索。元。禮。因。告。密。推。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又。周。鼎。來。使。臣。之。徒。殺。之。紛紛。繼。起。共。推。羅。織。經。數。十。言。
 石。地。其。骨。或。以。諸。羅。鼻。母。得。凶。報。先。陳。其。狀。教。其。徒。細。羅。無。辜。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
 共。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誅。成。反。狀。
 麟。臺。字。陳。子。昂。上。疏。曰。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虐。殘。太。窮。當。與。遂。至。殺。人。如。麻。血
 流。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雖。傑。並。起。而。隋。放。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九月。有。山。出。於。新。豐。○。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疾。疢。生。
 地。氣。不。和。而。蝗。草。出。土。曰。地。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修。德。以。答
 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仁傑為宣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益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為冬官侍郎。
 丁亥四年。太后垂。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校。京。苑。將。駕。苑。中。蔬。果。以。漁。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壘。聚
 之。主。需。蔬。果。也。乃。止。
 太后殺同三品劉祿之。○。祿之為劉誦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祿之受
 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祿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太后怒。賜死。祿之初下獄。嘗示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祿之曰。此乃所以
 害我。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辭。
 胡致堂曰。祿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而陳之。可也。況近政大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教。此則宰相之
 言也。
 九月。號州人楊成初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人。微。者。其。書。阿。子。之。也。武。氏。廢。帝。非。義。也。迎。帝。復。位。義。也。書。錄。則。何。以。勸。義。殺。
 十月。太后罷御史監軍。○。太后欲遣章侍備擊吐蕃。章方奏。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聞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
 求之備矣。豈亦太史公許中屠嘉無學術。始與蕭曹陳平異者邪。
 丙戌三年。太后垂。春正月。帝在房州。
 唐紀 中宗皇帝 上海富強齋公校

十一月太后享萬壽神宮始用周正周士始始封國也改用建子而太后以周代唐之意決矣

日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

太后自名嬰音改詔曰帝以徽至是行之豐即豐字也

綱庚寅七年周武氏天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更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詳謀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貴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不舉奔競相尚墮

訴無藝才應經相試求武能制敵驗營務處各是以佐時射思是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居官之職否行舉者之當罰而已

胡致堂曰漢宋間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廷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貢士則既試于南宮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為不足信邪故高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亦能行焉無亦悅其名而未察其實與況其事始於僖宗注疏之武后不可以不革也

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候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自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告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後和州貞亦族滅思

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猶多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州人王弘義素無行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時思止弘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武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號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

杜景儉獨存平恕破者皆曰過來侯必死後思止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司法職名即以寬為治不施嚴杖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追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思止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司法職名即以寬為治不施嚴杖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

目知以為不可復往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因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因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綱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時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

乃御則天樣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武氏七廟于神都神都今改以傅游藝為左右鈴衛大將軍游藝期年之中歷奏青綠朱紫

時人謂之四時任臣武氏為唐安婦遂乃革命稱周武氏武氏七廟于神都神都今改以傅游藝為左右鈴衛大將軍游藝期年之中歷奏青綠朱紫

胡致堂曰君子亦有言臣居其位而後是也胡致堂曰君子亦有言臣居其位而後是也胡致堂曰君子亦有言臣居其位而後是也

丁南湖曰游藝於今年九月建議改唐為周武氏有欲為者是者豈無其人義士雖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武氏有欲為者是者豈無其人義士雖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

綱周以徐有功為侍御史目道州刺史李行發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狀官即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泰有功固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

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屠廚麋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以死是官矣太

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綱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綱武吉文昌石丞文昌唐之縣名一云文昌天之星名北斗魁星之周興與

前蓋周興為武后親侍之臣故號為文昌石丞也

上海富強齋公校

唐紀 中宗皇帝

上海富強齋公校

而當時亂臣賊子討
會之詞故武王之祖
大武王與之祖
亦均為城郭汚吏而
好為亂古史制於
亦同綱目及集於
是年已將周圖以
乃於丁酉冬書以
不書周此或係筆
劉友益誤以為表
為唐秋仁傑說
謂之忠於唐其說
著於後言秋仁傑
平章事為周無字
是承上言文而不
始以為周平章事
周而後以為周平
事之不書周又何
表其為唐說
武氏此時已悍然
願忠獨於皇朝一
良未盡滅滅排
而周望其長孫等
請武官官出閣
足見武氏惡唐之
欲達意而通達意
天相報報於此亦
是矣
獨武氏不罪唐而實
獨將吏更姓改物之
始用權術以欺天
下耳胡亥乃謂此
王所為宜其速勤
海英賢無不俯首
正論當風
仁傑不承死於精
者之證明是實生
者以為留其生以
居於其仁傑之世
居於何者提提云
善言欲求長也何
所好

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因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雙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雙大團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雙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

二月流興與方推事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十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丘文莊曰按武后雖女主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嘗無也雖一時酷吏建其惡用淫行以逞彼罪跡於其初然事久而天理定事過而善心生卒亦未嘗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無不生而當特辜臣順成之者亦各其情已於前明焉

九月周以武攸益為納言秋仁傑同平章事
臣太后謂秋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諸卿者名于仁傑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督者太后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右相參長信納言歐陽通
臣先是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元輔等不從大忤諸武意皆坐譴慶之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即奉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

之天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嗣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袁了凡曰李昭德為相而告殺王慶之持殺侯思正勇哉此中屠虎所不能得之文帝而昭德行之武氏之世盛古之大臣者與史稱其頗怙權為眾所指目第察其當官而行矯枉拂邪則有之以守道也何怙權之有會乎正信也為羣小甘心焉武氏感之以放於死悲夫

周殺右將軍李安福
臣太后特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福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福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書法明曰書周所殺必曰殺其某官某其者何外之也不若稱平天殺所命也則為不害其

綱主辰九年周武氏如意元春正月帝在房州
臣周武氏引是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皆擢用高者試風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關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關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樞侍御史為權言投官之盛如齊魯謂四齒把監脫校書郎即通作校小孟也

不得人如提脫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目聖神皇
臣供孤反賊莫復反賊目
臣御史劾之太后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難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亦亦黜之或加刑謀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綱胡致堂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諄諄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俯首也

綱周以郭霸為監察御史
臣郭霸以諂諛拜御史中丞魏元忠病肅肅則之因害其直喜曰曩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臣周賈扶仁傑魏元忠為縣令
臣時來俊臣羅告羅城下文士人任知古扶仁傑裴行本裴宣化盧惠元忠李嗣貞謀反親鞠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扶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憤而謝之仁傑裂衣帶帝衣冠冠棉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執請投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愛以聞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